

佛蒙特的梦幻花园

塔莎的花园

Tasha Tudor's Garden

「美」托娃·马丁著 「美」理查德·布朗摄影 韩玲译



塔莎的花园

(美)托娃·马丁 著

(美)理查德·布朗 摄影

韩玲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塔莎的花园 / (美) 马丁著 ; (美) 布朗摄 ; 韩玲

译.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 12

书名原文 : Tasha Tudor's garden

ISBN 978-7-5108-3428-8

I. ①塔… II. ①马… ②布… ③韩… III. ①散文集
—美国—现代 IV. ①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3975 号

TASHA TUDOR'S GARDEN

by Tovah Martin and Photographs by Richard Brown

Text copyright © 1994 by Tovah Martin

Photographs copyright © 1994 by Richard Brown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1994 by Tasha Tudor

Original Book Design by Oh Pill Min with WillBooks Publishing 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Double
Spiral Culture&Exchange Compan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塔莎的花园

作 者	(美) 托娃·马丁 著 (美) 理查德·布朗 摄影 韩玲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天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
字 数	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428-8
定 价	38.80 元



目 录

序 遗失在时光中的花园	～ 3
四月及以前 春日的序曲	～ 27
五月 花园醒来	～ 59
六月 繁花锦簇	～ 89
七月 雏菊花环和飞燕草	～ 129
八月 百合花和浆果	～ 155
九月及以后 收获果实	～ 185

Tasha Tudor's
Garden







～

序

遗失在时光中的花园

Tasha Tudor's Garden

“说到我那古老的玫瑰，

我一点也不必谦虚。

它们美好得犹如天堂一样。”

～

我结识塔莎·杜朵的方式和大多数人一样。很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个姑姑来我家，她在印刷厂工作，我们经常通信，她带给我一盒塔莎·杜朵信纸当做礼物。如果姑姑期待着我会用其中的一张信纸回复她，恐怕她就要非常失望了，因为我一张纸也不想撕下。相反，我把整个盒子藏在书桌里，直到后来信纸伴随我走进大学，我用了其中没有图画的纸页——但也仅仅是没有图画的纸页——给家里写信。之后，我来到康涅狄格州的劳基花房工作，信纸也跟着我来到了这里。我仍留着那盒信纸，只是时间长了有些发黄，让我塞在了书桌顶层的抽屉里。



在花房不过几个月的时间，突然听说塔莎·杜朵要路过我们这里。你可以想象，我被难倒了。的确，消息不该那么突然。我得知塔莎的大名是因为她是个兢兢业业的种花人，听到她要来的消息，我开始飘飘然起来。拿出信纸来给大家看，找来一堆书请她签名，可是塔莎一本也没签。她对观赏我们的一系列矮生倒挂金钟更感兴

趣。而这，简单来说，一直是我们友谊的精髓。

我们偶尔会谈及艺术，不时探讨着文学或动物，不过通常塔莎和我会坐下来分享对植物的观察。当然，她知道的远比我多，但她总会时不时礼貌地问些问题，山茶花的养殖啦，报春花冬季是否应该放在阳光充足的窗边啦。毫无疑问，塔莎是想骗我相信，我在为两人的友谊贡献着某种价值。毕竟，她完全知道报春花不能接受强烈的直射阳光，而且她还会讲一两件关于山茶花的奇思妙想。

多年以来，我因为各种事情去看塔莎的花园，却从来没有乘兴而去，因为去她家的路实在太难走了。每次她打电话来诱我前去，我总是痛苦地跳进车中，壮着胆子开车走上她那陡峭的车道，在鲜花的簇拥和源源不断的美食中度过美美的几日。有时，我放弃这条路向北开去。有一次恰好与理查德·布朗同一天到那里，他从相机镜头后露出脑袋，简短地握了握手，提到今年的罂粟花异常艳丽——“在秘密花园中看到六英尺高的毛地黄了吗？”那是我们毕生友谊开始的标志。

理查德身材高大，仪态庄重，带着让人容易亲近的微笑，又时常穿插着令人宽心的开怀大笑，他为人谦





逊，热爱乡间事物。“理查德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塔莎常这么说，那是她最高的评价。理查德最初结识塔莎的机缘是多年前为了一本杂志而在她的花房拍照。“我拍得极糟糕。”理查德逢人问起便这么说，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毫无保留地持批判态度。“不，真的，”他坚持道，“我太敬畏塔莎了，看到她的花园目瞪口呆，第一次拜访的时候没有拍出最好的作品。”但是从那之后，理查德常来探望塔莎，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总会开车从他隐居的农场出来，捕获塔莎和其花园的各种姿态。就连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他的拍摄之行很成功。

探访塔莎的路途可不能大意，在你第一次考虑此行之时，塔莎会高兴地提醒你其中的危险。在你爬过极为陡峭并且危险得吓人的山路，来到她的邮箱跟前之后，还有一段长长的车道要去探索。只有勇敢的人才愿意尝试这样的壮举，而塔莎绝不会另辟它路。在最糟糕的坑洼湮没在扬起的尘土之后，你便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在这里，鲁冰花弯下腰，向你行起屈膝礼。车轮在草地间划过一划印迹；在接下来一段值得回忆的时刻，你便迷失于一片紫色的幼苗中，随后房子便进入了视野。

塔莎的房子看起来仿佛总在统率着小山的山顶，这正是塔莎想传达的印象。屋内与屋外，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因为所有那些随着使用而累积起来的小小的裂缝和缺陷已经凸显出来。事实上，塔莎的儿子塞斯为母亲建造的这所房子只有二十一年的历史，那有意为之的低矮门道和高低不平的地板都是当时装上去的。就算塔莎找遍世界，我想她也无法找到一所能满足她众多条件的合适房屋，而她也绝不可能在正合适的地点发现这样的房子，可以方便地紧邻她儿子以及他的家庭。所以她让塞斯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去，那里有一幢1740年的农舍让塔莎非常着迷，塞斯丈量出这幢农舍的数据，而后尽可能地用他能想出的所有木工技术，在自己屋舍旁的土地上重建了这座房子。

虽然塔莎喜欢一开始让房屋显旧的外表迷惑住你，她还是很愿意在此之后揭开这个小计谋的。然后她会灵活地转而夸赞起自己的儿子，这并不为过——建造塔莎梦想中的房子确实是一项丰功伟绩。塞斯和他的母亲一模一样，都不愿皈依二十世纪，所以塔莎的房子在建造期间，全部只用手工来做。塞斯举起一根根长宽各三米的原木建造畜棚，用升降架分担部分重量；他晚上削木



塔莎种了很多花，像上面的鹦鹉郁金香，是为了做绘画素材用的，其他的，像她卧室窗外庄严的飞燕草，是培育起来以增加景致的。



钉，固定住柱子。结果同塞斯仿造的 1740 年农舍丝毫不差，只是楼层平面图做了更改，以适合土地的地形走向，正如塔莎所解释的：“塞斯不知道怎么用炸药。”

畜棚刚一建好，塔莎便住了进去。“我在畜棚里住了一年，没有任何供暖设施。”她会这样随口说着，语气中略带着扬基人那种斯多葛学派的恬淡寡欲。在这期间，塞斯忙于建造房屋里迷宫般的舒适房间。房屋新建完毕时，杜朵家古老得像存在了几个世纪，并且确实很舒适。

我在各种天气下探访过塔莎，既有风雨交加，也有阳光灿烂的日子。甚至有时她的山顶浸透了阳光，屋子里看上去却很暗。所以一走出房门，会发现花园尤其耀眼，从面前伸展开去。在眼睛适应的过程中，你只能看到最近的阶地，像是漆黑的夜晚展现出的美梦。看上去是超现实主义的，像一场灿烂的蜃景，而且有时我怀疑，房子是不是有意弄暗，好赋予花园以光彩熠熠的效果。我知道塔莎和她那些小计谋，于是没有直接问她。塔莎会告诉你说花园没有规划过。“就那么长起来

夏季的早上总能发现塔莎在花园里闲逛，寻找适合做花束的鲜花。六月里，常常是芍药（“我更喜欢大爆炸式的”）和古老的玫瑰被采至屋内，安放于她的画架前。